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

連宵風雨閉柴門，落盡深紅只柳存。欲掃蒼苔且停帚，階前點點是花痕。

這首詩為惜花而作。昔唐時有一處士姓崔名玄微，平昔好道不娶妻室，隱於洛東。所居庭院寬敞，遍植花卉竹木。構一室在萬花之中，獨處於內。童僕都居花外，無故不得輒入。如此三十餘年，足跡不出園門。時值春日，院中花木盛開，玄微日夕倘佯其間。一夜，風清月朗，不忍捨花而睡，乘著月色，獨步花叢中。忽見月影下，一青衣冉冉而來。玄微驚訝道：「這時節哪得有女子到此行動？」心下雖然怪異，又說道：「且看他到何處去？」那青衣不往東，不往西，逕至玄微面前，深深道個萬福。玄微還了禮，問道：「女郎是誰家宅眷？因何深夜至此？」那青衣啟一點朱脣，露兩行碎玉道：「兒家與處相近。今與女伴過上東門，訪表姨，欲借處士院中暫憩，不知可否？」玄微見來得奇異，欣然許之。青衣稱謝，原從舊轉去。

不一時。引一隊女子，分花約柳而來，與玄微一一相見。玄微就月下仔細看時，一個個姿容媚麗，體態輕盈，或濃或淡，妝束不一，隨從女郎，盡皆妖艷。正不知從裡來的。相見畢，玄微邀進室中，分賓主坐人。開言道：「請問諸位女娘姓氏。今訪何姻戚，乃得光降敝園？」一衣綠裳者答道：「妾乃楊氏。」指一穿白的道：「此位李氏。」又指一衣絳服的道：「此位陶氏。」遂逐一指示。最後到一緋衣小女，乃道：「此位姓石，名阿措。我等雖則異姓，俱是同行姊妹。因封家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，不見其至。今夕月色甚佳，故與姊妹們同往候之。二來素蒙處士愛重，妾等順便相謝。」

玄微方待酬答，青衣報道：「封家姨至。」眾皆驚喜出迎。玄微閃過半邊觀看。眾女子相見畢，說道：「正要來看十八姨；為主人留坐，不意姨至，足見同心。」各向前致禮。十八姨道：「屢欲來看卿等，俱為使命所阻，今乘間至此。」眾女道：「如此良夜，請姨寬坐，當以一尊為壽。」遂授旨青衣去取。十八姨問道：「此地可坐否？」楊氏道：「主人甚賢，地極清雅。」十八姨道：「主人安在？」玄微趨出相見。舉目看十八姨，體態飄逸，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，近其旁，不覺寒氣侵肌，毛骨悚然。遜入堂中，侍女將桌椅已是安排停當。請十八姨居於上席，眾女挨次而坐，玄微末位相陪。

不一時，眾青衣取到酒餚，擺設上來。佳肴異果，羅列滿案。酒味醇，其甘如飴，俱非人世所有。此時月色倍明，室中照耀，如同白日。滿座芳香，馥馥襲人。賓主酬酢，杯觥交雜。酒至半酣，一紅裳女子滿斟大觥，送與十八姨道：「兒有一歌，請為歌之。」歌云：

絳衣披拂露盈盈，淡染胭脂一朵輕。

自恨紅顏留不住，莫怨春風道薄情。

歌聲清婉，聞者皆淒然。又一白衣女子送酒道：「兒亦有一歌。」歌云：

皎潔玉顏勝白雪，況乃當年對芳月。

沉吟不敢怨春風，自嘆容華暗消歇。

其音更覺慘切。那十八姨性頗輕佻，卻又好酒。多了幾杯，漸漸狂放。聽了二歌，乃道：「值此芳辰美景，賓主正歡，何遽作傷心語！歌旨又深刺干，殊為慢客，須各罰以大觥，當另歌之。」遂手斟一杯遞來，酒醉手軟，持不甚牢，杯才舉起，不想袖在箸上一兜，撲碌的連杯打翻。

這酒若翻在別個身上，卻也罷了，恰恰裡盡潑在阿措身上。阿措年嬌貌美，性愛整齊，穿的卻是一件大紅簇花緋衣。那紅衣最忌的是酒，才沾滴點，其色便敗，怎經得這一大杯酒！況且阿措也有七八分酒意，見污了衣服，作色道：「諸姊妹有所求，吾不畏爾！」即起身往外就走。十八姨也怒道：「小女弄酒，敢與吾為抗耶？」亦拂衣而起。眾女子留之不住，齊勸道：「阿措年幼，醉後無狀，望勿記懷。明日當率來請罪！」相送下階。十八姨忿忿向東而去。眾女子與玄微作別，向花叢中四散而走。

玄微卻觀其蹤跡，隨後送之。步急苔滑，一交跌倒，掙起身來看時，眾女子俱不見了。心中想道：「是夢卻又未曾睡臥。若是鬼，又衣裳楚楚，言語歷歷；是人，如何又倏然無影？」胡猜亂想，驚疑不定。回入堂中，桌椅依然擺設，杯盤一毫已無；惟覺餘馨滿室。雖異其事，料非禍祟，卻也無懼。

到次晚，又往花中步玩，見諸女子已在，正勸阿措往十八姨處請罪。阿措怒道：「何必更懇此老嫗？有事只求處士足矣。」眾皆喜道：「言甚善。」齊向玄微道：「吾姊妹皆住處士苑中，每歲多被惡風所撓，居止不安，常求十八姨相庇。昨阿措誤觸之，此後應難取力。處士倘肯庇護，當有微報耳。」玄微道：「某有何力，得庇諸女？」阿措道：「只求處士每歲元旦，作一朱幡，上圖日月五星之文，立於苑東，吾輩則安然無恙矣。今歲已過，請於此月二十一日平旦，微有東風，即立之，可免本日之難。」玄微道：「此乃易事，敢不如命。」齊聲謝道：「得蒙處士慨允，必不忘德。」言訖而別，其行甚疾。玄微隨之不及。忽一陣香風過處，各失所在。

玄微欲驗其事，次日即製辦朱幡。候至廿一日，清早起來，果然東風微拂，急將幡豎立苑東。少頃，狂風振地，飛沙走石，自洛南一路，摧林折樹；苑中繁花不動。玄微方曉諸女者，眾花之精也。緋衣名阿措，即安石榴也。封十八姨，乃風神也。到次晚，眾女各裹桃李花數斗來謝道：「承處士脫某等大難，無以為報。鉅此花英，可延年卻老。願長如此衛護某等，亦可致長生。」玄微依其服之，果然容顏轉少，如三十許人。後得道仙去。有詩為證：

洛中處士愛栽花，歲歲朱幡繪採茶。

學得餐英堪不老，何須更覓棗如瓜。

列位莫道小子說風神與花精往來，乃是荒唐之語。那九州四海之中，目所未見，耳所未聞，不載史冊，不見經傳，奇奇怪怪，蹊蹊蹊蹊的事，不知有多多少少。就是張華的，也不過志其一二；虞世南的行書廚，也包藏不得許多。此等事甚是平常，不足為異，然雖如此，又道是子不語怪，且擱過一邊。只那惜花致福，損花折壽，乃見在功德，須不是亂道。列位若不信時，還有一段灌園叟晚逢仙女的故事，待小子說與位看官們聽。若平日愛花的，聽了自然將花分外珍重；內中或有不惜花的，小子就將這話勸他，惜花起來。雖不能得道成仙，亦可以消閒遣悶。

你道這段話文出在哪個朝代？何處地方？就在大宋仁宗年間，江南平江府東門外長樂村中。這村離城只去三里之遠，村上有個老者，姓秋名先，原是莊家出身，有數畝田地，一所草房。媽媽水氏已故，別無兒女。那秋先從幼酷好栽花種果，把田業都撇棄了，專於其事。若偶覓得種異花，就是拾著珍寶，也沒有這般歡喜。隨你極緊要的事出外，路上逢著人家有樹花兒，不管他家容不容，便陪著笑臉，捱進去求玩。若不常花木，或家裡也在正開，還轉身得快，倘然是一種名花，家中沒有的，雖或有，已開過了，便將正事撇在半邊，依依不捨，永日忘歸。人都叫他花痴。或遇見賣花的有株好花，不論身邊有錢無錢，一定要買，無錢時便脫身上衣服去解當。也有賣花的知他僻性，故高其價，也只得忍貴買回。又有那破落戶曉得他是愛花的，各處尋覓好花折來，把泥假捏個根兒哄他，少不得也買。有恁般奇事！將來種下，依然肯活。日積月累，遂成了一個大園。那園周圍編竹為籬，籬上交纏薔薇、茶縻、木香、刺梅、木槿、棣棠、十樣錦、美人蓼、山躑躅、高良薑、白蛺蝶、夜落金錢、纏枝牡丹等類，不可枚舉。遇開放之時，爛如錦屏。遠籬數步，盡植名花異卉。一花未謝，一花又開。向陽設兩扇柴門，門內一條竹徑，兩邊都結柏屏遮護。轉過柏屏，便是三間草堂。房雖草覆，卻高爽寬，窗明亮。堂中掛一幅無名小畫，設一張白木臥榻。桌凳之類，色色潔淨。打掃得地下無纖毫塵垢。堂後精舍數間，臥室在內。那花卉無所不有，十分繁茂。真個四時不謝，八節長春。但見：

梅標清骨，蘭挺幽芳。茶雅雅瀾靛李謝濃妝。杏嬌疏雨，菊傲嚴霜。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國色天香。玉樹亭亭階砌，金蓮冉冉

池塘。芍藥芳姿少比，石榴麗質無雙。丹桂飄香月窟，芙蓉冷艷寒江。梨花溶溶夜月，桃花灼灼朝陽。山茶花寶珠稱貴，蠟梅花馨口方香。海棠花西府為上，瑞香花金邊最良。玫瑰杜鵑，爛如雲錦，繡球郁李，點綴風光。說不盡千般花卉，數不了萬種芬芳。

籬門外正對著一個大湖，名為朝天湖，俗名荷花蕩。這湖東連吳淞江，西通震澤，南接龐山湖。湖中景致，四時晴雨皆宜。秋先於岸傍堆土作堤，廣植桃柳。每至春時，紅綠間發，宛似西湖勝景。沿湖遍插芙蓉，湖中種五色蓮花。盛開之日，滿湖錦雲爛熳，香氣襲人，小舟蕩槳採菱，歌聲泠泠。遇斜風微起，偃船競渡，縱橫如飛。柳下漁人，艤船晒網。也有戲魚的，結網的，醉臥船頭的，沒水賭勝的，歡笑之音不絕。那賞蓮遊人，畫船簫管鱗集，至黃昏回棹，燈火萬點，間以星影螢光，錯落難辨。深秋時，霜風初起，楓林漸染黃碧，野岸衰柳芙蓉，雜間白蘋紅蓼，掩映水際；蘆葦中鴻雁群集，嘹唳干雲，哀聲動人。隆冬天氣，彤雲密布，六花飛舞，上下一色。那四時景致，言之不盡。有詩為證：

朝天湖畔水連天，天唱漁歌即採蓮。

小小茅堂花萬種，主人日日對花眠。

按下散言，且說秋先每日清晨起來，掃淨花底落葉，汲水逐一灌溉，到晚上又澆一番。若有一花將開，不勝歡躍。或暖酒兒，或烹甌茶兒，向花深深作揖，先行澆奠，口稱花萬歲三聲，然後坐於其下，淺斟細嚼。酒酣興到，隨意歌嘯。身子倦時，就以石為枕，臥在根傍。自半含至盛開，未嘗暫離。如見日色烘烈，乃把棕拂蘸水沃之。遇著月夜，便連宵不寐。倘值了狂風暴雨，即披頂笠，周行花間檢視。遇有欹枝，以竹扶之。雖夜間，還起來巡看幾次。若花到謝時，則累日嘆息，常至墮淚。又不捨得那些落花，以棕拂輕輕拂來，置於盤中，時賞觀玩，直至乾枯，裝入淨甕之日，再用茶酒澆奠，慘然若不忍釋。然後親捧其甕，深埋長堤之下，謂之「葬花」。倘有花片，被雨打泥污的，必以清水再四滌淨，然後送入湖中，謂之「浴花」。

平昔最恨的是攀枝折朵。他有一段議論，道：「凡花一年只開得一度，四時中只占得一時，一時中又只占得數日。他熬過了三時的冷淡，才討得這數日的風光。看他隨風而舞，迎人而笑，如人正當得意之境，忽被摧殘，巴此數日甚難，一朝折損甚易。花若能言，豈不嗟嘆！況就此數日間，先猶含蕊，後復零殘。盛開之時，更無多了。又有蜂採鳥啄蟲鑽，日炙風吹，霧迷雨打，全仗人去護惜他。卻反恣意拗折，於心何忍！且說此花自芽生根，自根生本，強者為幹，弱者為枝，一幹一枝，不知養成了多少年月。及候至花開，供人清玩，有奇不美，定要折他！花一離枝，再不能上枝，枝一去幹，再不能附幹，如人死不可復生，刑不可復贖，花若能言，豈不悲泣！又想他折花的，不過擇其巧幹，愛其繁枝，插之瓶中，置之席上，或供賓客片時倚酒之歡，或助婢妾一日梳妝之飾，不吝客觴可飽玩於花下，闔妝可借巧於人工。手中折了一枝，鮮花就少了一枝，今年伐了此幹，明年便少了此幹。何如延其性命，年年歲歲，玩之無窮乎？還有未開之蕊，隨花而去，此蕊竟槁滅枝頭，與人之童歿何異。又有原非愛玩，趁興攀折，既折之後，揀擇好歹，逢人取討，即便與之。或隨路棄擲，略不顧惜。如人橫禍枉死，無處申冤。花若能言，豈不痛恨！」

他有了這段議論，所以生平不折一枝，不傷一蕊。就是別人家園上，他心愛著那一種花兒，寧可終日看玩；假饒那花主人要取一枝一朵來贈他，他連稱罪過，決然不要。若有旁人要來折花者，只除他不看見罷了；他若見時，就把言語再三勸止。人若不從其言，他情願低頭下拜，代花乞命。人雖叫他是花痴，多有可憐他一片誠心，因而住手者，他又深深作揖稱謝。又有小廝們要折花賣錢的，他便將錢與之，不教折損。或他不在時，被人折損，他來見有損處，必淒然傷感，取泥封之，謂之「醫花」。為這件上，所以自己園中不輕易放人遊玩。偶有親戚鄰友要看，難好回時，先將此話講過，才放進去。又恐穢氣觸花，只許遠觀，不容親近。倘有不達時務的，捉空摘了一花一蕊，那老便要面紅頸赤，大發喉急。下次就打罵他，也不容進去看了。後來人都曉得了他的性子，就一葉兒也不敢摘動。

大凡茂林深樹，便是禽鳥的巢穴，有花果處，越發千百為群。如單食果實，倒還是小事，偏偏只揀花蕊啄傷。惟有秋先卻將米穀置於空處飼之，又向禽鳥祈祝。那禽鳥卻也有知覺，每日食飽，在花間低飛輕舞，宛囀嬌啼，並不損一朵花蕊，也不食一個果實。故此產的果品最多，卻又大而甘美。每熟時先望空祭了花神，然後敢嘗，又遍送左近鄰家試新，餘下的方鬻，一年倒有若干利息。那老者因得了花中之趣，自少至老，五十餘年，略無倦意。筋骨愈覺強健。粗衣淡飯，悠悠自得。有得贏餘，就把來周濟村中貧乏。自此合村無不敬仰，又呼為秋公。他自稱為灌園叟。有詩為證：

朝灌園兮暮灌園，灌成園上百花鮮。

花開每恨看不足，為愛看園不肯眠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城中有一人姓張名委，原是個宦家子弟，為人奸狡詭譎、殘忍刻薄，恃了勢力，專一欺鄰嚇舍，扎害良善。觸著他的，風波立至，必要弄得那人破家蕩產，方才罷手。手下用一班如狼似虎的奴僕，又有幾個助惡的無賴子弟，日夜合做一塊，到處闖禍生災，受其害者無數。不想卻遇了一個又狠似他的，輕輕捉去，打得個臭死。及至告到官司，又被那人弄了些手腳，反問輸了。因妝了幌子，自覺無顏，帶了四五個家人，同那一班惡少，暫在莊上遣悶。那莊正在長樂村中，離秋公家不遠。一日早飯後，吃得半酣光景，向村中閑走，不覺來到秋公門首，只見籬上花枝鮮媚，四圍樹木繁翳，齊道：「這所在倒也幽雅，是哪家的？」家人道：「此是種花秋公園上，有名叫做花痴。」張委道：「我常聞得說莊邊有甚麼秋老兒，種得異樣好花。原來就住在此。我們何不進去看看？」家人道：「這老兒有些古怪，不許人看的。」張委道：「別人或者不肯，難道我也是這般？快去敲門！」

那時園中牡丹盛開，秋公剛剛澆灌完了，正將著一酒兒，兩碟果品，在花下獨酌，自取其樂。飲不上三杯，只聽得的敲門響，放下酒杯，走出來開門，一看，見站著五六個人，酒氣直沖。秋公料道必是要看花的，便攔住門口，問道：「列位有甚事到此？」張委道：「你這老兒不認得我麼？我乃城裡有名的張衙內，那邊張家莊便是我家的。聞得你園中好花甚多，特來遊玩。」秋公道：「告衙內，老漢也沒種甚好花，不過是桃杏之類，都已謝了，如今並沒別樣花卉。」張委睜起雙眼道：「這老兒恁般可惡！看看花兒打甚緊，卻便回我沒有。難道吃了你的？」秋公道：「不是老漢說謊，果然沒有。」張委哪裡肯聽，向前又開手。當胸一拳，秋公站立不牢，踉踉蹌蹌，直撞過半邊。眾人一齊擁進。秋公見勢頭兇惡，只得讓他進去，把籬門掩上，隨著進來，向花下取過酒果，站在旁邊。眾人看那四邊花草甚多，惟有牡丹最盛。那花不是尋常玉樓春之類，乃五種有名異品。哪五種？黃樓子、綠蝴蝶、西瓜襖、舞青猊、大紅獅頭。

這牡丹乃花中之王，惟洛陽為天下第一，有「姚黃」、「魏紫」名色，一本價值五千。你道因何獨盛於洛陽？只為昔日唐朝有個武則天皇后，淫亂無道，寵幸兩個官兒，名喚張易之、張昌宗，於冬月之間，要遊後苑，寫出四句詔來，道：

來朝遊上苑，火速報春知。

百花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

不想武則天原是應運之主，百花不敢違旨，一夜發蕊開花。次日駕幸後苑，只見千紅萬紫，芳菲滿目，單有牡丹花有些志氣，不肯奉承女主幸臣，要一根葉兒也沒有。則天大怒，遂貶於洛陽。故此洛陽牡丹冠於天下。有一支《上樓春》詞，單讚牡丹花的好處。詞云：

名花綽約東風裡，占斷韶華都在此。芳心一片可人憐，春色三分愁雨洗。

玉人盡日懨懨地，猛被笙歌驚破睡。起臨妝鏡似嬌羞，近日傷春輸與你。

那花正種在草堂對面，周圍以湖石攔之，四邊豎個木架子，上覆布幔，遮蔽日色。花本高有丈許，最低亦有六七尺，其花大如丹盤，五色燦爛，光華奪目。眾人齊讚：「好花！」張委便踏上湖石去嗅那香氣。秋先極怪的是這節，乃道：「衙內站遠些看，莫要上去！」張委惱他不容進來，心下正要尋事，又聽了這話，喝道：「你那老兒住在我莊邊，難道不曉得張衙內名頭麼？有恁樣好花，故意回說沒有。不計較就勾了，還要多言，哪見得聞一聞就壞了花？你便這說，我偏要聞。」遂把花逐朵攀下來，一個鼻子湊

在花上去嗅。那秋老在傍，氣得敢怒而不敢言。也還道略看一回就去。誰知這廝故意弄道：「有恁樣好花，如何空過？須把酒來賞玩。」吩咐家人快去取。秋公見要取酒來賞，更加煩惱，向前道：「所在蝸窄，沒有坐處。衙內止看看花兒，酒還到貴莊上去吃。」張委指著地上道：「這地下盡好坐。」秋公道：「志上齷齪，衙內如何坐得？」張委道：「不打緊，少不得有氈條遮襯。」不一時，酒饌取到，鋪下氈條，眾人團團圍坐，猜拳行令，大呼小叫，十分得意。只有秋公骨篤了嘴，坐在一邊。那張委看見花木茂盛，就起個不良之念，思想要吞占他的，斜著醉眼，向秋公道：「看你這蠢丈兒不出，倒會種花，卻也可取，賞你一杯。」秋公哪裡有好氣答他，氣忿忿的道：「老漢天性不會飲酒，不敢從命！」張委又道：「你這園可賣麼？」秋公見口聲來得不好，老大驚訝，答道：「這園是老漢的性命，如何捨得賣？」張委道：「甚麼性命不性命！賣與我罷了。你若沒去處，一發連身歸在我家，又不要做別事，單單替我種些花木，可不好麼？」眾人齊道：「你這兒好造化，難得衙內恁般看顧，還不快些謝恩？」秋公看見逐步欺負上來，一發氣得手足麻軟，也不去睬他。張委道：「這老兒可惡！肯不肯，如何不答應我？」秋公道：「說過不賣了，怎的只管問？」張委道：「放屁！你若再說句不賣，就寫帖兒，送到縣裡去。」秋公氣不過，欲要搶白幾句，又想一想，他是有勢力的人，卻又醉了。怎與他一般樣見識？且哄了去再處，忍著氣答道：「衙內總要買，必須從容一日，豈是一時急驟的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。就在明罷。」此時都已爛醉，齊立起身，家人收拾傢伙先去。秋公死怕折花，預先在花邊防護。那張委真個走向前，便要踹上湖石去採。秋先扯住道：「衙內，這花雖是微物，但一年間不知廢多少工夫，才開得這幾朵。不爭折損了，深為可惜。況折去不過二三日就謝了，何苦作這樣罪過！」張委喝道：「胡說！有甚罪過？你明日賣了，便是我家之物，就都折盡，與你何干！」把手去推開。委公揪住死也不放，道：「衙內便殺了老漢，這花決不與你摘的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丈其實可惡！衙內採朵花兒，值甚麼大事，做出許多模樣！難道怕你就不摘了？」遂齊走上前亂摘。把那老兒急得叫屈連天，捨了張委，拚命去攔阻。扯了東邊，顧不得西首，頃刻間摘下許多。秋老心疼肉痛，罵道：「你這班賊男女，無事登門，將我欺負，要這性命何用！」趕向張委身邊，撞個滿懷。去得勢猛，張委又多了幾杯酒，把腳不住，翻勇斗跌倒。眾人都道：「不好了，衙內打壞也！」齊將花撒下，便趕過來，要打秋公。內中有一個老成的，見秋公年紀已老，恐打出事來，勸住眾人，扶起張委。張委因跌了這交，心中轉惱，趕上前打得個支蕊不留，撒作遍地，意尤未足，又向花中踐踏一回。可惜好花，正是：

老拳毒手交加下，翠葉嬌花一旦休。

好似一番風雨惡，亂紅零落沒人收。

當下只氣得個秋公憤地呼天，滿地亂滾。鄰家聽得秋公園中喧嚷，齊跑進來，看見花枝滿地狼籍，眾人正在行凶，鄰里盡吃一驚，上前勸住。問知其故，內中倒有兩三個是張委的租戶，齊替秋公陪個不是，虛心冷氣，送出籬門。張委道：「你們對那老賊說，好好把園送我，便饒了他；若說半個不字，須教他仔細著。」恨恨而去。

鄰里們見張委醉了，只道酒話，不在心上，覆身轉來，將秋公扶起，坐在階沿上。那老兒放聲號慟。眾鄰里勸慰了一番，作別出去，與他帶上籬門，一路行走。內中也有怪秋公平日不容看花，便道：「這老官兒真個忒煞古怪，所以有這樣事，也得他經一遭兒，警戒下次。」內中又有直道的道：「莫說這沒天理的話！自古道：種花一年，看花十日。那看的但覺好看，讚聲好花罷了，怎得知種花的煩難。只這幾朵花，正不知費了許多辛苦，才培植得恁般茂盛，如何怪得他愛惜！」

不題眾人，且說秋公不捨得這些殘花，走向前將手去撿起來看，見踐踏得凋殘零落，塵垢沾污，心中淒慘，又哭道：「花啊！我一生愛護，從不曾損壞一瓣一葉，哪知今日遭此大難！」正哭之間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秋公為何恁般痛哭？」秋公回頭看時，乃是一個女子，年約二八，姿容美麗，雅淡梳妝，卻不認得是誰家之女，乃收淚問道：「小娘子是哪家？至此何干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家住在左近，因聞你園中牡丹花茂盛，特來遊玩，不想都已謝了。」秋公題起牡丹二字，不覺又哭起來。女子道：「你且說有甚苦情如此啼哭？」秋公將張委打花之事說出。那女子笑道：「原來為此緣故。你可要這花原上枝頭麼？」秋公道：「小娘休得取笑！哪有落花返枝的理？」女子道：「我祖上傳得個落花返枝的法術，屢試屢驗。」秋公聽說，化悲為喜道：「小娘真個有這術法麼？」女子道：「怎的不真？」秋公倒身下拜道：「若得小娘子施此妙術，老漢無以為報，但每一種花開，便來相請賞玩。」女子道：「你且莫拜，去取一碗水來。」秋公慌忙跳起去取水，心下又轉道：「如何有這樣妙法？莫不是見我哭泣，故意取笑？」又想到：「這小娘子從不相認，豈有要我之理？還是真的。」急舀了碗清水出來，擡頭不見了女子，只見那花都已在枝頭，地下並無一瓣遺存。起初每本一色，如今卻變做紅中間紫，淡內添濃，一本五色俱全，比先更覺鮮妍。有詩為證：

曾聞湘子將花染，又見仙姬會返枝。

信是至誠能動物，愚夫猶自笑花痴。

當下秋公又驚又喜道：「不想這小娘子果然有此妙法！」只道還在花叢中，放下水，前來作謝。園中團團尋遍，並不見影，乃道：「這小娘如何就去了？」又想到：「必定還在門口，須上去求他，傳了這個法兒。」一趕趕至門邊，那門卻又掩著。拽開看時，門首坐著兩個老者，就是左右鄰家，一個喚做虞公，一個叫做單老，在那裡看漁人晒網。見秋公出來，齊立起身拱手道：「聞得張衙內在此無理，我們恰往田頭，沒有來問得。」秋公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受了這班潑男女的毆氣，虧著一位小娘子走來，用個妙法，救起許多花朵，不曾謝得他一聲，逕出來了。二位可看見往哪一邊去的？」二老聞言，驚訝道：「花壞了，有甚法兒救得？這女子去幾時了？」秋公道：「剛方出來。」二老道：「我們坐在此好一回，並沒個人走動，哪見甚麼女子？」秋公聽說，心下恍悟道：「恁般說，莫不這位小娘子是神仙下降？」二老問道：「你且說怎的救起花兒？」秋公將女子之事敘了一遍。二老道：「有如此奇事！待我們去看看。」

秋公將門拴上，一齊走到花下，看了連聲稱異道：「這定然是個神仙。凡人哪有此法力！」秋公即焚起一爐好香，對天叩謝。二老道：「這也是你平日愛花心誠，所以感動神仙下降。明日索性到教張衙內這幾個潑男女看看，羞殺了他。」秋公道：「莫要，莫要！此等人即如惡犬，遠遠見了就該避之，豈可還引他來？」二老道：「這話也有理。」秋公此時非常歡喜，將先前那瓶酒熱將起來，留二老在花下玩賞，至晚而別。二老回去，即傳合村人都曉得，明日俱要來看，還恐秋公不許。誰知秋公原是有意思的人，因見神仙下降，遂有出世之念，一夜不寐，坐在花下存想；想至張委這事，忽地開悟道：「此皆是我平日心胸褊窄，故外侮得至。若神仙汪洋度量，無所不容，安得有此！」至次早，將園門大開，任人來看。先有幾個進來打探，見秋公對花而坐，但吩咐道：「坐憑列位觀看，切莫要採便了。」眾人得了這話，互相傳開。那村中男子婦女，無有不至。

按下此處，且說張委至次早，對眾人說：「昨日反被那老賊撞了一交，難道輕恕了不成？如今再去要花園；不肯時，多教些人從，將花木盡打個稀爛，方出這氣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園在衙內莊邊，不怕他不肯。只是昨日不該把花都打壞，還留幾朵，後日看看，便是。」張委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少不得來年又發。我們快去，莫要使他停留長智。」眾人一齊起身，出得莊門，就有人說：「秋公園上神仙下降，落下的花，原都上了枝頭，卻又變做五色。」張委不信道：「這老賊有何好處，能感神仙下降？況且不前不後，剛剛我們打壞，神仙就來？難道這神仙是養家的不成？一定是怕我們又去，故此謊這話來央人傳說，見得他有神仙護衛，使我們不擺布他。」眾人道：「衙內之言極是。」

頃刻，到了園門口，見兩扇門大開，往來男女絡繹不絕，都是一般說話。眾人道：「原來真有這等事！」張委道：「莫管他，就是神仙見坐著，這園少不得要的。」彎彎曲曲，轉到草堂前，看時，果然話不虛傳。這花卻也奇怪，見人來看，姿態愈艷，光彩倍生，如對人笑一般。張委心中雖十分驚訝，那吞占念頭，全然不改，看了一回，忽地又起一個惡念，對眾人道：「我們且去。」齊出了園門。

眾人問道：「衙內如何不與他要園？」張委道：「我想得個好策在此，不消與他說得，這園明日就歸於我。」眾人道：「衙內有何妙算？」張委道：「見今貝州王則謀反，專行妖術。樞密府行下文書來，天下軍州嚴禁左道，捕緝妖人。本府見出三千貫賞

錢，募人出首。我明日就將落花上枝為由，教張霸到府，首他以妖術惑人。這個老兒熬刑不過，自然招承下獄。這園必定官賣。那時誰個敢買他的？少不得讓與我。還有三千貫賞錢哩。」眾人道：「衙內好計！事不宜遲，就去打點起來。」當時即進城，寫下首狀。次早，教張霸到平江府出首。這張霸是張委手下第一出尖的人，衙門情熟，故此用他。大尹正在緝訪妖人，聽說此事，合村男女都見的，不由不信，即差緝捕使臣帶領做公的，押張霸作眼，前去捕獲。張委將銀布置停當，讓張霸與緝捕使臣先行，自己與眾子弟隨後也來。

緝捕使臣一逕到秋公園上，那老兒還道是看花的，不以為意。眾人發一聲喊，趕上前一索摺翻。秋公吃這一嚇不小，問道：「老漢有何罪犯？望列位說個明白。」眾人口口聲聲，罵做妖人反賊，不由分訴，擁出門來。鄰里看見，無不失驚，齊上前詢問。緝捕使臣道：「你們還要問麼？他所犯的事也不小，只怕連村上人都有分哩。」那些愚民，被這大話一寒。心中害怕，盡皆洋洋走開，惟恐累及。只有虞公、單老，同幾個平日與秋公相厚的，遠遠跟來觀看。

且說張委俟秋公去後，便與眾子弟來鎖園門，恐還有人在內，又檢點一過，將門鎖上，隨後趕上府前。緝捕使臣已將秋公解進，跪在月臺上，見傍邊又跪著一人，卻不認得是誰。那些獄卒都得了張委銀子，已備下諸般刑具伺候。大尹喝道：「你是何處妖人，敢在此地方上將妖術煽惑百姓？有幾多黨羽？從實招來！」秋聞言，恰如黑暗中聞個火炮，正不知從何處起的，稟道：「小人家世住於長樂村中，並非別處妖人，也不曉得甚麼妖術。」大尹道：「前日你用妖術使落花上枝，還敢抵賴！」秋公見說到花上，情知是張委的緣故，即將張委要占園打花，並仙女下降之事，細訴一遍。不想那大尹性是偏執的，哪裡肯信，乃笑道：「少少慕仙的，修行至老，尚不能得遇神仙；豈有因你哭，花仙就肯來？既來了，必定也留個名兒，使人曉得，如何又不別而去？這樣話哄哪個！不消說得，定然是個妖人。快夾起來！」

獄卒們齊聲答應，如狼虎一般，蜂擁上來，揪翻秋公，扯腿拽腳。剛要上刑，不想大尹忽然一個頭暈，險些兒跌下公座，自覺頭目森森，坐身不住。吩咐上了枷扭，發下獄中監禁，明日再審。獄卒押著，秋公一路哭泣出來，看見張委，道：「張衙內，我與你前日無怨，往日無仇，如何下此毒手，害我性命！」張委也不答應，同了張霸和那一班惡少，轉身就走。虞公、單老接著秋公，問知其細，乃道：「有這等冤枉的事！不打緊，明日同合村人，具張連名保結，管你無事。」秋公哭道：「但願得如此便好。」獄卒喝道：「這死囚還不走！只管哭甚麼！」秋公含著眼淚進獄。鄰里又尋些酒食，送至門上。那獄卒誰個拿與他吃，竟接來自去受用。

到夜間，將他上了囚床，就如活死人一般，手足不能少展。心中苦楚，想道：「不知哪位神位神仙救了這花，卻又被那廝借此陷害。神仙呵！你若憐我秋先，亦來救我性命，情願棄家人道。」一頭正想，只見前日那仙女，冉冉而至。秋公急叫道：「大仙救拔弟子秋先則個！」仙女笑道：「汝欲脫離苦厄麼？」上前把手一指，那枷扭紛紛自落。秋先爬起來，向前叩頭道：「請問大仙姓氏。」仙女道：「吾乃瑤王母座下司花女，憐汝惜花志誠，故令諸花返本，不意反資奸人讒口。然亦汝命中合有此災，明日當脫。張委損花害人，花神奏聞上帝，已奪其算；助惡黨羽，俱降大災。汝宜篤志修行，數年之後，吾當度汝。」秋先又叩首道：「請問上仙修行之道。」仙女道：「修仙徑路甚多，須認本源。汝原以惜花有功，今亦當以花成道。汝但餌百花，自能身輕飛舉。」遂教其服食之法。秋先稽首謝起來，便不見了仙子，擡頭觀看，卻在獄牆之上，以手招道：「汝亦上來，隨我出去！」秋先便向前攀援了一大回，還只到得半牆，甚覺吃力；漸漸至頂，忽聽得下邊一棒鑼聲，喊道：「妖人走了，快拿下！」秋公心下驚慌，手酥腳軟，倒撞下來，撒然驚覺，原在囚床之上。想起夢中言語，歷歷分明，料必無事，心中稍寬。正是：

但存方寸無私曲，料得神明有主張。

且說張委見大尹已認做妖人，不勝歡喜，乃道：「這丈兒許多清奇古怪，今夜且請在囚床上受用一夜，讓這園兒與我們樂罷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前日還是那老兒之物，未曾盡興；今日是大爺的了，須要盡情歡賞。」張委道：「言之有理！」遂一齊出城，教家人整備酒餚，逕至秋公園上，開門進去。那鄰里看見是張委，心下雖然不平，卻又懼怕，誰敢多口。

且說張委同眾子弟走至草堂前，只見牡丹枝頭一朵不存，原如前日打下時一般，縱橫滿地，眾人都稱奇怪。張委道：「看起來，這老賊果係有妖法的，不然，如何半日上條爾又變了？難道也是神仙打的？」有一個子弟道：「他曉得衙內要賞花，故意弄這法兒來嚇我們。」張委道：「他便弄這法兒，我們就賞落花。」當下依原鋪設氈條，席地而坐，放開懷抱恣飲，也把兩瓶酒賞張霸到一邊去吃。看看飲至月色挫西，俱有半酣之意，忽地起一陣大風。那風好利害！

善聚庭前草，能開水上萍。

腥聞群虎嘯，響合萬松聲。

那陣風卻把地下這花朵吹得都直豎起來，眨眼間俱變做一尺來長的女子。眾人大驚，齊叫道：「怪哉！」言還未畢，那些女子迎風一幌，盡已長大，一個個姿容美麗，衣服華艷，團團立做一大堆。眾人因見恁般標緻，通看呆了。內中一個紅衣女子卻又說起話來，道：「吾姊妹居此數十餘年，深蒙秋公珍重護惜。何意驟遭狂奴，俗氣熏熾，毒手摧殘，復又誣陷秋公，謀吞此地。今仇在目前，吾姊妹曷不戮力擊之！上報知己之恩，下雪摧殘之恥，不亦可乎？」眾女郎齊道：「阿妹之言有理！須速下手，毋使潛遁！」說罷，一齊舉袖撲來。那袖似有數尺之長，如風翻亂飄，冷氣入骨。眾人齊叫有鬼，撇了傢伙，望外亂跑，彼此各不相顧。也有被石塊打腳的，也有被樹枝抓面的，也有跌而復起，起而復跌的，亂了多時，方才收腳。點檢人數都在，單不見了張委、張霸二人。此時風已定了，天色已昏，這班子弟各自回家，恰像撿得性命一般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家人喘息定了，方喚幾個生力莊客，打起火把，復身去抓尋。直到園上，只聽得大梅樹下有呻吟之聲，舉火看時，卻是張霸被梅根絆倒，跌破了頭，掙扎不起。莊客著兩個先扶張霸歸去。眾人周圍走了一遍，但見靜悄悄的萬籟無聲。牡丹棚下，繁花如故，並無零落。草堂中杯盤狼籍，殘羹瀟灑。眾人莫不吐舌稱奇。一面收拾傢伙，一面重復照看。這園子又不多大，三回五轉，毫無蹤影。難道是大風吹去了？女鬼吃去了？正不知躲在哪裡。延捱了一會，無可奈何，只索回去過夜，再作計較。

方欲出門，只見門外又有一夥人，提著行燈進來。不是別人，卻是虞公、單老聞知眾人見鬼之事，又聞說不見了張委，在園上抓尋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合著三鄰四舍，進園觀看。問明了眾莊客，方知此事果真。二老驚詫不已，教眾莊客且莫回去：「老漢們同列還去抓尋一遍。」眾人又細細照看了一下，正是興盡而歸，嘆了口氣，齊出園門。二老道：「列位今晚不來了麼？老漢們告過，要把園門落鎖，沒人看守得，也是我們鄰里的干紀。」此時莊客們，蛇無頭而不行，已不似先前聲勢了，答應道：「但憑，但憑。」

兩邊人猶未散，只見一個莊客在東邊牆角下叫道：「大爺有了！」眾人蜂擁而前。莊客指道：「那槐枝上掛的，不是大爺的軟翅紗巾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既有了巾兒，人也只在左近。」沿牆照去，不多幾步，只叫得聲：「苦也！」原來東角轉彎處，有個糞窖，窖中一人，兩腳朝天，不歪不斜，剛剛倒插在內。莊客認得鞋襪衣服，正是張委，顧不得臭穢，只得上前打撈起來。虞單二老暗暗念佛，和鄰舍們自回。眾莊客擡了張委，在湖邊洗淨。先有人報去莊上。合家大小，哭哭啼啼，置備棺衣入殮，不在話。其夜，張霸破頭傷重，五更時亦死。此乃作惡的見報。正是：

兩個凶人離世界，一雙惡鬼赴陰司。

次日，大尹病愈升堂，正欲審秋公之事，只見公差稟道：「原告張霸同家長張委，昨晚都死了。」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大尹大驚，不信有此異事。與問，又見里老鄉民，共有百十人，連名具呈前事：訴說秋公平日惜花行善，並非妖人；張委設謀陷害，神道報應，前後事情，細細剖。大尹因昨日頭暈一事，亦疑其枉，到此心下豁然，還喜得不曾用刑。即於獄中吊出秋公，立時釋放，又給印信告示，與他園門張掛，不許閑人損壞他花木。眾人叩謝出府。

秋公向鄰里作謝，路同回。虞、單二老開了園門，同秋公進去。秋公見牡丹茂盛如初，傷感不已。眾人治酒，與秋公壓驚。秋

公便同眾人連吃了數日酒席。閒話休題。

自此之後，秋公日餌百花，漸漸習慣，遂謝絕了煙火之物，所鬻果實之資，悉皆布施。不數年間，髮白更黑，顏色轉如童子。一日正值八月十五，麗日當天，萬里無瑕。秋公正在房中趺坐，忽然祥風微拂，彩雲如蒸，空中音樂嘹。異香撲鼻，青鸞白鶴，盤旋翔舞，漸至庭前。雲中正立著司花女，兩邊幢幡寶蓋，仙女數人，各奏樂器。秋公一見，仆翻身便拜。司花女道：「秋先，汝功行圓滿，吾已申奏上帝，有旨封汝為護花使者，專管人間百花，令汝拔宅上升。但有愛花惜花的，加之以福；殘花毀花的，降之以災。」秋公向空叩首謝恩訖，隨著眾仙，登時帶了花木，一齊冉冉升起，向南而去。虞公、單老和那鄰里之人都看見的，一齊下拜。還見秋公在雲端延頭望著眾人，良又方沒。此地遂改名升仙里，又謂之惜花村。

園公一片惜花心，道感仙姬下界臨。

草木同升隨拔宅，淮南不用煉黃金。